

我的书房梦圆了

周志辉

我的外祖父出身书香世家,有间颇为讲究的书房。受外祖父的熏陶,我从小就非常渴望也能拥有间同样的书房,像他一样在里面看书、写字、作文和思索人生……

实在不行,哪怕有一间单独的房间,只要能摆上一桌一椅一床,再在土砖墙上嵌个书柜,塞上一些书也好。受各种条件的限制,我的这个愿望,一直到上初一那年才得以“实现”。那时,我家共有三间房屋。一间是厨房,另外两间是卧室。两间卧室中,爷爷住一间,父母带着我们兄妹三人住一间。考虑到我开始懂事了,和大人住在一起不方便,他们议将做贮藏室的二楼腾出一部分,给我做卧室。我在紧挨着床头的衣柜上放一个旧木箱当书桌,再在墙壁上钉一个木架子,摆上书,卧室同时又成了书房。

坐在这间书房里,人在下面说话做事,上面听得一清二楚。这一点,对我没影响。我最怕的,是过酷暑和寒冬。盛夏时,人坐在里面,好像在蒸笼里一样。蚊子还“落井下石”,昼夜作梗。寒冬腊月

时,寒风呼啸而过,冰冷刺骨。父母经常责怪自己没用,说没能给我提供一个好的学习环境。我却为自己在如此情况下,还能成为整个院子里唯一一个拥有书房的人而感到自豪和满足!

我上高一时,父母决定另外砌一间新屋,作为我们三兄妹的卧室兼书房。我们听后,那股高兴劲甭提了。整个暑假和寒假,我们和父母一起,没日没夜地打地基、做土砖、烧青瓦……房屋一建好,我就用木头制作了书桌和书架,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搬进这间房刚两年,我就考取了大学。参加工作初期,我只分到了一间不到二十平方米的宿舍。想拥有一间单独的书房的梦想,一直没能实现。

2005年,我被调到邵东四中工作,单位给我安排了一套三居室住房。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其中最窄的一间辟为书房。将前任房主留下的书桌和书柜等擦洗干净,再将用尿素袋装着的书摆上去……并购置了一台电脑,

书房就“形神兼备”了。在这个书房里,我待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考调到县直机关工作。

我拥有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书房,是在县城购买商品房后。我们专门安排一间,用作书房。其中有两面整墙,装的都是书柜。书桌、电脑桌、电脑、电话和空调等,都一次性配齐,并配备了茶桌、茶具等。舅舅们都夸,我这间书房的配置,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远远超过了当年外祖父的那间。在这里,我和儿子阅读过的书籍及获得的奖状证书等,塞满了几乎所有的书柜。

“往事莽如迹,且醉糟书房。”静坐书桌前,如水的月光轻抚着书本,我听到内心一个声音在大声呐喊:我的书房梦圆了!

(周志辉,邵东市散文学会副会长)

见证

纪念改革开放45周年 有奖征文

邵阳市医疗保障局协办



秋虫 刘小康 摄

◆六岭杂谈

难忘的一条路

刘立新

数年前的一天,小弟打电话给我,说是告诉我一个喜讯,从镇政府到我们村的水泥公路正式通车了。这确是一个喜讯。这条路我太熟悉了,我走过多少回,已经记不清了。我只知道我从小走到老,已经走了几十年。我甚至知道这条路有多少个弯,路边有多少棵树……这条路一头连着父母,一头连着妻儿。我对它的印象太深刻,我对它的感情太深厚,我对它的存在太留意。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这条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羊肠小道,路两边杂草丛生,不时从杂草中溜出一条蛇来,够吓人的。我每次回家坐车到镇上,然后沿着这条羊肠小道,将近要个把小时。从老家回来,情况更糟,天还没亮就要从家里出发,父母打着火把相送。因为镇汽车站每天只有一趟车到邵阳,不趁早就赶不上,赶不上车,就要耽

误工作。有一次,天下着雨,路窄地滑,我背着几岁的孩子,突然一脚没踩实,父子俩一起滚到水田里,顿时成了落汤鸡,真是狼狈至极。

后来,这条路变成了砂石路,路面拓宽了一些,可以过摩托车、拖拉机了。有一年,我在家里休假,母亲要我挑一些花生到镇上去卖。我卖花生是“姜太公钓鱼”,等花生卖完后太阳已经下山了。我要走好几里路回家,特别是路上要过一个山坳,此地树木茂盛,十分阴森,心中不免有点害怕。正在这时,我们队上的一辆手扶拖拉机停在我面前。我喜出望外,立即爬上拖拉机。在回家的路上有个长下坡,拖拉机放空档滑行,像离弦之箭,风驰电掣。只要稍有不慎,必将车毁人亡。至今想起来,仍觉得脊骨发凉。

这条路,如今变成了宽敞的水泥公路,这样的喜讯能不叫人拍手称快吗?

◆人物剪影

乌柏树下的岳父

刘绍雄

我怔怔地站在老屋门前,抬头看天,无意中看到了一棵树。一树悠青的叶子遮住阳光,只有细碎的光线从叶缝中漏下来,闪得我眼睛有点花。可是我还是看清,这树是岳父亲手栽下的乌柏树。

那年,第一眼见到岳父,他老人家打着赤脚,高穿着裤腿,露出瘦瘦的泥脚杆子。他越过溪水桥面朝我走来,微笑着,露出豁口黄牙……

第一次来杨李冲看到这棵乌柏树时,它不比我家高。乌柏树旁边没有其他树,有时我觉得这棵树很孤单,担心它活不了,说不定哪天被风刮断了腰,被牛儿啃掉树皮,被“小屁股们”连根拔起。可想而知如今这棵孤独的乌柏树竟然长得如此高大葱茏,远远超出了岳父祖屋的屋顶,向着蓝天白云尽情地舒展着身子。唉,树高了,而人老了。我不由得在心里这样叹道。

夕阳照临老屋的时候,岳父喜欢一

屁股坐在门槛上,或者坐进一把颜色通红的竹椅里,一边抽着烟卷,一边静静地看着过身的乡亲和对面青山下的老院子,跟乡党有一句没一句地打着招呼。一条黄狗在他身边摇晃着尾巴走来走去,长长的舌头伸出来,向岳父表示亲热。黄昏的时光就在这种平静与安宁的气氛中,悄悄地随着溪水流逝。黑夜的翅膀很快覆盖了村子,垂落到岳父的肩上,整个地淹没了他。只有他手中燃烧的烟头穿透黑暗,一闪一闪。

那是正月初几的日子,我已经在杨李冲过了大年,准备回城去。早上没有赶上早班车,只好在家门口等过路车。岳父说,还是由他去马路上看车吧。说着,他抬腿迈出门槛,去寒风凛冽的马路边看客车了。

我从门口斜望出去,只见远处的马路上,岳父双手拢在棉衣里,佝偻着身

子,头上戴一顶棉帽子。他有时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像一座朽颓的雕像,在冷风中瑟瑟地摇晃着,随时会轰然倒地。有时,他不慌不忙地躲避过往的车辆,在马路边上回来回慢慢地挪动着脚步,活动活动筋骨,以防被冻坏。

妻子过一阵就喊她的父亲:“我来代你站一会儿,你进屋烤烤火吧,不要冻坏了。”岳父像是没有听见女儿的呼喊,仍旧像雕像一样僵在那里。从早上7时一直等到上午10时多,车终于来了。岳父苍老的嗓音在旷野里急促地响起。

当我挤上车,透过车窗看到岳父依然站在马路边,双手拢进袖口,脸色发青,棉帽被露水打湿,肩头也湿了一大块。我看岳父的时候,他正不动声色地盯着我。此时心头袭上一种罪恶感、一种歉疚感,它俩如同两个结实的巴掌猛抽我的脸。

从前,屋前屋后鸡飞狗跳,猪儿在栏里哼哼,溪水在门前淙淙流淌。此刻却板门紧闭,悄无声息,连溪流也消失不见。唯独那株曾经与我比肩的乌柏树,猛窜着个子,高高地立在门前,把斑斓的树影空洒在屋顶上,勾起人的伤感。

(刘绍雄,武冈人,湖南省作协会员)

双清

SHUANGQING

◆湘西南诗会

致曲溪村(外二首)

陶小青

我时常想起你
却又愧于提及你
我像一阵没有方向的风
常年四季奔走在他乡

我愧疚
是因为城里人给你贴上
穷山僻壤的标签,我却
未曾为你发声

我愧疚
是因为每逢佳节
我总以路途遥远为借口
让你望眼欲穿

标本似的被镶进木箱
操劳一辈子
终于可以安心休息了

外婆下葬那天
大雨滂沱
像是我们忍不住的眼泪
像是她生前咽下的苦

途中

这光阴真是狡黠啊
先是奉上阳光、青春、爱情
趁你不备之时
一口吞噬了前半生

你知道的
我向来不擅于表达内心的情感
那些从未说出口的爱
会在某个清晨或是深夜
像晶莹剔透的露珠
滋养着我干涸的灵魂

我的外婆叫美花

五年前的春天
楼下冲那朵最美的花
在夜里悄然凋落

岁月汲干她的养分

该拿什么去填补那大片空白
以半生遗憾
还是每一次的言不由衷

我们曾在途中心生欢喜
也会背过身去
哭得彻底

一生潦草又何妨
总有年华,赐予你光芒
总有良人,与你相见恨晚
(陶小青,绥宁人,湖南省
诗歌学会会员)

◆乡土视野

甘田“神仙鱼”

唐文俊

好久不去甘田了,那是曾经工作过的地方。

国庆长假,朋友相邀,在城郊一家土菜馆,吃到了久违的甘田小鱼。兴趣来了,问老板谁是厨师。老板努嘴厨房,一个熟悉的背影映入眼帘。是毛哥,那身影,烧成灰也认得。等到毛哥闲下来,我们兄弟俩攀谈起来。谈得最多的,还是甘田鲜鱼。等酸辣小鱼端上桌子,毛哥盛着热米酒走来。我们几杯酒下肚,兴致提了上来,天南海北侃大山,其乐融融。时光在谈笑中悄然溜走。

毛哥是办厨高手,尤其是对鱼类菜谱,深有研究。一天,有人来镇办事,捎上毛哥口信,请我去吃鱼,顺便给村民建房实地察看察看。我们一行三人随同捎信人,爬上拖拉机。一进毛哥家门,鱼香扑鼻,肚腹顿感饥饿,在咽喉处似乎生了一双不断做着拉进动作的小手。毛哥笑问,路上颠簸,辛苦了吧?然后快手快脚地去热米酒。一盆水煮鱼端来了,冒着热气。鱼肉白白的,嫩嫩的,在舌上搅绕,加上米酒下肚,味冒身飘,仿佛在上天。难怪有人把甘田鱼叫做“神仙鱼”,名副其实。

吃完鲜鱼,碰杯喝酒。毛哥舀了鱼汤,让我尝尝。不尝则已,一尝连喝几碗。味道鲜美极了!毛哥是我肚里蛔虫,知我在想什么,拿眼示意老婆端来那盆油煎的黄澄澄的虎皮鱼来。突然想起,进门时闻到的鱼香,大概是从这里发出的吧。夹一尾鱼入口,香脆脆的,连鱼带刺磨烂入肚,妙不可言。吃饱喝足之后,察看建房实地,通知户主,改日来镇按政策办理手续。

大甘田有一个叫仙神的地方,改革开放初期,单独划作仙神村。仙神山边有仙神塘(也有人

叫神仙塘),塘内一年四季不干底,内产草鱼、鲢鱼、鲤鱼等,味道鲜美。仙神岩处水流成溪,内养小鱼,口味上乘。每到出鱼季节,塘边、溪边钓客云集。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甘田村成了乡村振兴的示范村,规模化养鱼颇有成效。毛哥说得眉飞色舞,诱我前去看看。

在长假最后一天,起个早,从城出发,随毛哥前去。小车盘旋而上,行进在高山高岭之间。路边野鸡掠飞而过,林中时有翠鸟尖声窜出。快到甘田,人工塑成的石峰上刻有“甘田村”三字,道劲有力。村里面貌焕然一新。山边林木换成果树,水里游弋着稻花鱼,羊群在路旁草丛吃草,院落孩童捧书诵读。变化最大的是路,路是水泥路,不是我当年在此工作时的凹凸不平的泥巴路;塘是水泥塘,内养鱼儿清晰可见。刚下车,多年未见的老同志围上来,左瞧瞧,右看看,说我也老了,头发白了脱了。寒暄一阵后,把我领到村活动中心,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在我的眼前浮动。他们说着别后情谊,谈着当今发展,满怀信心地描绘蓝图。很多老百姓闻讯赶来,带上鲜鱼或腊肉,自发摆起长龙宴。

村里的豪老书记、仓老书记都来了。我们都很兴奋,有说不完的话。问及毛哥才过半百、不当村干部之事,他俩会心一笑,故作神秘。一个年轻后生笑着走来,附耳告诉我,那是老书记们的妙招:毛哥是甘田“神仙鱼”在城里的代言人,通过他在城里打活广告,近几年来,甘田村家家户户都发了财……我如梦初醒,久久地望着大家,看到了农村发展的希望。

(唐文俊,湖南省作家协会会员)